



耳溪散稿卷之五上

朝鮮耳溪洪良浩漢



續星槎詩

甲寅至月十六日宿龍川聽流堂

溪堂粉壁舊題名
巡節還將使節行
滿岸霜林留錦

色通宵石榴作琴聲
佳人解唱陽關曲
寒月偏添玉

塞情却笑鬢毛如雪白
十三年後再西征

十七日入龍灣士民持壺酒處處迎拜屢停車

盖安有遺惠可見厚俗

龍灣士女爛如雲
牛酒來迎舊使君
十里街亭連供帳
兩行髻白各成羣
撫摩却愧行何德
風俗猶傳古

所云更喜邊門 王化遠萬家鳴吠自相聞
臘月初一日入柵門過鳳城向通遠堡
百年休養驗昇平萬國梯航拱 上京交廣名香來
柵市天津垂柳接邊城牛羊滿谷行成隊鷄犬歸棲
宿不驚觀國由來先視野里閭無聞索租聲

又

萬里車書拓四封窮瀛絕漠盡朝宗耕夫不見牛穿
鼻月令新頒塵出茸王會職方猶未悉獸蹄鳥舌亦
相逢琉球近日浮青海貢使新添九譯重

度會寧青石兩嶺宿連山關

連山關下雪花橫青石嶺頭倦馬鳴家 國蒼茫千

里遠天時荏苒一陽生貂裘欲弊寒逾重蠟燭成堆
夢不成更怪聽官都已廢牕前猶喜聞鷄聲

登石門嶺望遼野

石門中折抗層巒千里蒼茫積氣蟠北極高低天半
見東溟遠近日邊看窠區始識中華大客子渾忘行
路難去 國數旬山海隔白雲何處是三韓

午炊冷井向舊遼東觀白堽來宿迎水寺

崢嶸古堽入青冥華表仙人是姓丁漢帝金莖承雨
露伏波銅柱鎮滄溟十年遼郭重來鶴萬里箕躔老
客星往事迷茫無處問漫傳唐將勒功銘
早發向爛泥堡始入大野

關東千里是全遼野色迷茫似遠濤天地相撐星象
近山河如掌日輪高來牛去馬行無盡憑軾揚鞭氣
自豪強欲放歌心力短蕭疎白髮不勝搔

午炊白塢堡冰渡渾河

梵宇連商店紅欄繞畫亭浮雲生大陸白日轉青冥
塵漲千家樹風鳴萬馬鈴遼陽七百里行邁幾時停

早發午炊閭陽驛遼野將盡巫閭漸近

星軒七日御冷風衣袖翩翩溯碧空飛鳥沈浮雲影
外行人來去日輪中天低羲仲賓應近野曠夸夫步
不窮卅八瑤躔今幾度此身已出斗杓東

宿十三山

十三年前六十翁十三山下再觀風天星倏已過一
周流光又是臘月中當時我髮未全白今日皜如山
雪同明年歸時春正闌應見山花滿山紅亭亭山色
長如舊閱盡人間幾英雄遼陽若見重來鶴爲道行
人姓是洪

午炊連山驛向寧遠城記遼左風俗

冀北行商盡用車遼東子弟恥騎驢撞金打鼓常巡
夜擊鞞磨肩競趁虛店肆沽多瀋陽酒盤飧供有錦
州魚邊民自古嫺馳射挾矢人皆不挾書

午炊鳳凰店撫寧昌黎諸山入望文明之氣真
是中華世界暮宿榆關

包山絡野壯藩垣天限東西此一門海內無如冀州
大域中方識帝鄉尊文峯日映昌黎縣岱嶽雲深
闕里村風氣由來隨地變長城內外異寒暄

過撫寧縣午炊背陰堡抵宿永平府

燕中形勝何雄哉高壓神州萬里開碣石東臨滄海
立黃河西決太行來風檣遠泛江淮粟雲棟皆輸晉
楚材莫說地方隣北塞山河鍾得幾英才

是日過昌黎縣右北平緬懷古人自起羈思

斜日西風倦鳥飛沙河古渡行人稀將軍射虎石猶
在吏部騎龍雲不歸但見夕煙迷遠樹不知山露濕
征衣車前忽看村閭近榆柳疎林映落暉

午炊榛子店暮抵豐潤登文昌閣層臺干雲曠

野如月飄然有羽化之思

中天帝子降奎壁影飄颻據榻雙星侍開簾衆岳朝
人間傳彩筆雲外喚仙簫捧袂丹梯上身如羶九霄
午炊鰲山店過薊州望見漁陽橋抵宿邦均店
輜車行不息駟路渺無垠再涉山千里重看月半輪
歸禽爭薊樹征馬拂遼塵聞說漁陽近棲棲愧問津

薊門煙樹

千里王畿自鬱葱蒸成活畫薊門東水流元氣無
形外人在青天倒影中每見烟波方瀕洞欲尋聲臭
竟虛空重來十載渾依舊誰識乾坤造化工

終日大雪千里一色亦是中州大觀不可無識
乾坤一色浩無端萬象俱空大界寬不夜瑤臺如有
影無風銀海自生瀾燕人始見烏頭白遼野應無鶴
頂最喜田家占有歲春回耕麥不憂乾

保和殿叅宴見荷蘭國貢使亦與宴斯乃前牒所
無也詩以識之

冀野星分近斗杓皇王定鼎自唐堯長城萬里連滄
海金闕九重抗碧霄日下容光皆徧照寰中寸地畢
來朝西溟又有荷蘭國六紀重來獻璧瑤

癸酉長至前二日詳校於石画軒

星原翁樹崑識



耳溪散稿卷之五下

朝鮮豐山洪良浩漢師著

維著

形解

泥屋主人晝寢于土床忽荒之間若有覲焉向余而
揖曰我泥屋之神也人皆避我惟子是宅作為文辭
張皇功德微子之辯世孰知余今我之遇子庸詎非
幸歟主人曰子居誠汚子質誠濁沙石之所倚汨蹄
輪之所蹂躪我雖不捨子寧無戚吾將濯子之髓搏
子之精被之以美形遷之於樂土子其擇諸神曰請
問其說主人曰萬有之倫莫貴於人吾將規爾之顛

矩爾之足竅爾以鼻口耳目懸爾以肘脛爪髮享之
以酒糝尊之以尸祝子其欲之乎神曰噫嘻人之有
生與憂終始一犯其形如拘桎械巧者役愚者辱直
者則聖者削謗為名之影福與禍為隣達士大觀視
以垢塵人方假生於天我又假形於彼以假傳假其
愚孰大猿狙衣冠芻靈文繡吾恐為木偶所笑也主
人曰四靈之中莫神於龍吾將化爾以橫江之身附
爾以盈尺之鱗鉅齒鉤爪長鬣而脩尾繪之以雲物
迎之以鼓吹子其樂之乎神曰否否龍之為物以水
而神置諸沙土獷獺侮焉我體塊然安有變化無術
致雨自取鞭呵貌華質陋虛名賈禍遮塗耳目盜冒

名器羊身虎斑塗豕載鬼吾恐為螻螳所制也主人
曰吾將範爾為鼓以和宮商乎型爾為鑪以煎酒羹
乎將陶為紋甍以飾華棟之屋乎染為丹堊以墜朱
門之壁乎曰內虛外震氣竭形弊炎上熱中徇物燬
已峻宇雕牆鬼瞰人猜聚惡之府終成厲階使我為
草間之磔乎為街上之墜乎主人曰雪泥清花泥香
梁上之泥榮子其有意乎曰雪則清矣吾將附於鴻
爪耶花則香矣吾將塗於馬蹄耶梁則榮矣吾將寄
於燕背耶乃今子之說窮矣我且極言吾之變夫窰
者一大句也鞴者一陰陽也甄者一化工也我居其
中委質受形噓喻羸縮竒怪顛狂圓稜歪直妍醜畢

呈或為樽罍以盛酒醴或為甌罌以貯粟米大腹為
甕細口為甌兩耳為甌三足為鐺大者容鍾石小者
藏斗龠貴者享神祇賤者受溺矢方其埏埴不容巧
力及其賦形莫能改革一苦一完一美一惡何愛何
憎何愠何德人之窮亨殤壽愚智紛綸不齊何以異
此至若有成必毀物之常度淹速殊期同歸于土擊
擣磨汰復入鑪錘鉅者為細賤者還貴易貌換體不
可究揣譬如牛哀成虎蜀帝化鶻形往神留薪盡火
傳令散回適與機消息萬變千化萬知終極故曰生
者水漚也形者土菌也功名者蟻封也利祿者鼠壤
也安能以吾之純真受彼之幻妄乎嘗試問之我以

土為體以水為用子將呼我為土乎將呼我為水乎
土性靜水性動吾將乘動靜之幾耶土質重水質輕
吾將居輕重之間耶土德剛水德柔吾將用剛柔之
中耶土色濁水色清吾將處清濁之分耶其大不可
圍其細不可磨一撮不為少大塊不為多混兮沕兮
與時偕行冲兮泊兮抱一以寧萬象轆轤我獨知止
舉世皎厲我獨居陋唯子之拙安余之樸終子之世
相守無斁主人呀然而寤芒然自釋敬記其辭以解
形役

聲解

洪子出遊於街上有弊衣偃僂擊鼓而歌者清中商

濁中角揚為鍾沈為呂如舞者之赴節折旋句倨皆合規度余見而問焉曰若知夫聲之所出乎鼓者曰不知也曰若手能擊而耳能聽不知聲之所出可乎鼓者曰然吾以為出於鼓也則視之空洞然終日卧之架上而未嘗聞其自鳴也吾以為出於筵也則擊金而金聲擊木而木聲鍾之聲不能為磬筑之聲不能為缶又不可謂出於筵也然而二物相薄自然生音其感於外耶其出於虛耶餘音隱隱久而乃絕其有不得已者耶聲發於東而響荅於西其亦有相引者耶吾不知其何所出也余曰石鼓清土鼓重鼉鼓淵淵布鼓拍拍八面之音匄轟細腰之響丁東聲豈

不在於鼓耶鼓者曰大考則聲厲小考則聲突緩之則其出漫急之則其應疾是聲在於手也喜而擊者其聲愉怒而擊者其聲武哀而擊者其聲噎是聲在於心也大國之音隆隆焉小國之音嘈嘈焉興國之音舒而悠衰國之音噍而繁是聲在於政也吾安知誰之所為乎余曰若嘗觀乎風乎夫風塤然起於土囊之口仿佯乎太虛草木遇之而披拂江海遇之而蕩潏金觸之而錚錚然玉觸之而瑯瑯然吹一耳聲者萬也各以其形鳴焉由是觀之謂之出於鼓可也鼓者笑曰是亦有鳴之者也雖然春之風和夏之風燠秋之風瑟如冬之風戩如風亦不能自為也孰知

其所以然孰知夫聲之所自且擊且歌去而不顧

詩解贈朴維則

人心之靈發而為聲聲藏於肉機觸而生神與機合應律成章天假之風人其鳴鏗鏘譬如雷奮於夏虫吟於秋若或命之不可得而休焉故詩之為言以時而名人之為詩與天偕行不可有意則離於真不可無意恐喪其神若有若無妙在其間玄乎微哉言不能傳旨辭表象寓境先如伏卵鷄如蛻殼蟬釋智忘形乃隣自然情與物膠人也非天虛中之籟月中之光良玉有輝名花生香孰知其自孰宰其功為我問之無倪之翁

潮汐辨

客有問於東海丈人曰天下之水曷皆東注曰天道左旋故日與星東出而西沒地勢右行故山起於西而水歸於東客曰水曷有潮汐曰大氣之呼吸也然則江河無潮而海乃有潮何也曰江河者水之源也其氣常動有下而無上海者水之委也其性始全能翕而能息故凡水之止者皆有呼吸子不見研滴盆水之有潮汐乎客曰潮之信曷為日兩至曰兩者陰之數也物屬水者其數皆兩北方之神為龜為蛇五臟之腎有內有外客曰潮曷有衰盛曰陽氣羸陰氣乏日者陽精其光常滿月者陰精其魄或缺水與月

同氣而相感故方諸之水取於月光潮之消息視月盈虛古今談潮者不折諸理而揣以臆千百其塗紛紜荒詭至謂之海鱖出沒之候噫其恠矣客曰均是海也東獨無潮何也曰月生明於西而滿於東故月屆於望出自寅卯水寄旺於兌而藏於震故六八之合震乃納庚水至東而無潮猶月在東而無虧也客曰誠如子言東海獨無呼吸耶曰東海水之歸藏也譬之木花葉發於枝幹而根不動驗之人吹息起自臍腹出於口鼻而丹田常靜故丹田謂之氣海東海者其天地之丹田乎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其理一也夫何疑焉然氣不出則結水不洩則溢故丹田有穀

道以出氣東海有尾閭以洩水玄乎妙哉明此理者其惟伏羲之先天乎坎以活水居乎西而負艮山起西北而江河自出也兌以止水居東南而乘離水會于東而太陽暄之之象也故明乎先天則知水之必東矣明乎水則知海之有潮矣明乎海則知東之無潮矣

五就桀辨

史言伊尹五就桀或有疑之者柳子厚立論以贊之曰是所以見伊尹之大也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仁至於湯四去之不仁至於桀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洪子曰不然是非

伊尹之大乃湯之所以大也伊尹之就桀非尹自就湯使之也何以知其然也孟子之言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至三使往聘然後幡然而改夫湯當世之天吏也尹誠有志於堯舜斯人捨湯而奚適然猶待誠之到禮之敦至於三不懈然後乃肯就焉非苟自重也蓋曰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耳桀之暴聞天下雖千駟以將之十幣以先之固將唾而不顧夫豈不待其求輕身自適至四至五而不知止哉吾知其必無是也竊意湯既得尹知其賢可為王者師其志在於拯天下而我諸侯也不足以當

之盍讓諸天子乎天子雖狂以聖拂狂天下斯蒙其澤矣我豈得以私之遂進之於桀尹亦曰君命不可違也彼誠我用是湯之德及天下也遂就桀而不辭桀不用而反于商則湯曰尚庶幾乎復使往焉再反而如是三反而如是至於五反然後知其終不可為也尹乃不屑復就而湯亦不復強使焉天下於是大湯之仁而甚桀之頑鳴條之師不期而集矣苟非然者以尹之明聖豈不知桀之不可為堯為舜而捨其囂囂之樂不憚屑屑之勞耶禮曰事君三諫而不聽則去尹之見桀將納桀於軌也三馬而不用則斯可止矣桀之厭也久矣奚其五哉春秋之義人臣無外

交尹既委質於湯矣知其可與有為矣烏有小其邦而違其功背哲辟而從汙君是戰國自守之士所不為尹豈為是哉故曰尹之就桀湯使之也非尹之大乃湯之大也雖然非尹無以成湯之大斯其所謂咸有一德也歟吾恐柝子之說行則惡功計利之徒藉口而興矣故不得不辨

反桐葉封弟辨

傳稱成王以桐葉戲小弟虞周公入賀曰天子無戲言遂封之唐柳子厚張皇設辨謂非周公之事後之人靡然是其說余獨以為不然夫大人之事君也貴乎格其心格心莫先於養其善端戲者真心之發也

觀於戲而知其心之善惡矣今王之戲實出於愛弟之良心也王之介弟自是當封之人也天倫之情發於燕私之際藹然有不可遏者則其戲也真王者之善戲也詩云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推以達之足以親九族而化四海矣為周公者當將順而成就之一以揚冲君親親之仁一以樹王室屏翰之固一以實天子無戲言之義則一舉而三善得矣斯蓋聖人之精義隨時而處中者也信若子厚之言謂戲言不可踐謂小弱不當封正色以折之驟諫以防之則親親之良心闕矣冲君之失言彰矣此真小丈夫缺缺者之事夫豈大聖人導迪幼主之術耶噫周公以叔父

之親居師保之任朝夕左右於王恐恐焉誘其善而閉其邪浸灌培壅使之日趨於正而不自覺耳奚屑於一言一動小過不及而切切然繩尺之哉昔齊王自言好貨好色好勇而孟子不以為疾乃導之以公劉太王文武之事蓋欲引其善端而歸之正耳大人之格心也如此長君猶然况幼主乎子厚乃欲自伸其說曰教王遂過至謂之束縛焉馳驟焉僭矣子厚何足以知周公哉

李翰林詩辨

太白望鸚鵡洲懷禰衡詩曰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讀者皆謂魏帝視衡如

蟻雖以金三淵之博雅而深於詩者猶不免衆人觀乃盛譏此詩曰李白識見大不及子美如使子美賦此當曰禰衡氣蓋世蟻視一曹瞞惜乎其疎於觀詩而淺之論人也余則謂太白之意蓋曰魏武經營八極氣勢如彼壯矣而能藐視之如螻蟻者唯一禰衡耳故雖受裸身之刑撞鼓之辱而昂然不少挫肆口叱罵如大彘然其稱蟻觀者真是極言禰生蓋世之氣也若謂魏武蟻視禰生則黃祖乃殺一蟻者也何謂斗筭人何故受惡名乎况其下句曰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石句句欲飛鳴鷲鷲啄孤鳳千春傷我情既比之蟻又比之鳳耶蟻之死也何傷

之有以此觀之衡為蟻耶操為蟻耶是不難知也噫
白也之雄才逸氣傲睨一世嘗使力士脫靴貴妃奉
硯而竟不免於世禍是亦正平之流也故恒有曠世
之感望鸚洲而思其賦懷古人而自况焉耳讀其詩
不知其人可乎余非好辨者將以直太白之枉洗正
平之辱開後人之惑也

范增論辨

蘓子論范增曰增之去恨不早當去於殺卿子冠軍
時也洪子曰不然蘓子不識增何足議其去就也夫
增之倡立義帝為項氏畫剪秦之策耳非為復芋氏
之祀也羽之殺冠軍誠有專恣之罪然當是時以新

造之楚攻莫強之秦非羽則無以敵秦增不惟力不
能誅羽亦義不可除羽也今乃責增之去謬矣及夫
入關而定秦也義當按甲兵封府庫以聽命於懷王
而增乃恚沛公之先入忌五彩之成章或勸以加兵
或啖以劍擊是果為芋氏計耶遂至擅宰割天下分
封諸侯自立為霸王陽尊為義帝增於是時知有羽
而不知有懷王矣故其弑帝於江中也不惟不諫安
知非陰為之謀耶噫羽之失諸侯負惡名在於此成
敗之機決於此而默然無一言是不獨不忠於懷王
抑不忠於羽也增之為人可知已其可責君子之去
就耶其去也不在此時而乃在被讒之後則其為項

氏臣而非芊氏臣也明矣豈肯為懷王去耶甚矣蕪
子之不識增也且增年已七十以好奇計名而所謂
竒計者只立懷王一事耳其後從羽八年未嘗進賢
才收人心建帝王之大業而坑秦卒殺降王陳平歸
而不薦韓信去而不追惟斷斷於急擊漢王一策而
已何其拙也如是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程子曰天
下豈無沛公者正謂此也嗚呼增雖不去項羽終亡
何足為人傑也哉

管仲不死子糾辨

孔子答子貢之問管仲稱其功而不貶其不死程子
釋之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

同死可也知其爭之不義自免而圖後功亦可也按
春秋傳及史記齊世家皆稱糾兄而桓弟獨薄昭遺
准王書云齊桓殺弟以返國朱子辯之曰程子以薄
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
國其言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夫
子答子路子貢之言斷之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
則可見不死子糾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
從而明矣是則有疑於程子之言而直以孔子之言
斷之也蓋詳程子之言則以糾桓為襄公之子故以
長少之別為當立之證而今按春秋史記糾桓乃是
僖公之子襄公之庶弟也俱以衆公子初非當立之

人而遭國亂奔外國惟視人心之所屬而已假使糾
兄既非宗適仲之輔糾只是從亡者耳未有君臣之
分則移事桓公未可為失節也故夫子不責其不死
而許其功然君子食焉不辟其難况既與推鋒而爭
國則成敗死生義無異同召忽之死經也管仲之不
死權也向使仲也未就一匡之功則不免為偷生之
鄙夫而有愧於召忽矣觀乎程子兩可之辭亦可見
其微意矣噫子糾之賢不及小白則管仲之失不在
於不死其難而在於不擇所從也故君子慎其始之
為貴

羅州旌烈祠移建上樑文

盖聞殺身成仁乃君子之能事懷風慕義即士林之
同情茲當遺祠之就荒爰講善地之改卜惟我先王
天人邃學日月精忠東帛邱園負重望於朝野抗笏
臺省凜風采於班聯乃黑龍之紀年慘封豕之荐食
三都失守 君父越在草萊八路被兵生靈幾盡魚
肉曾無河北一介義士其奈海東百年 宗祊先生
時從家居首倡義舉揮涕誓衆人皆投袂而興歃血
登壇士懷死綏之志提孤軍而涉千里之險國耳忘
身保小島而扼三路之衝 王曰嘉乃逮夫晉陽之
城守屹為湖南之屏蔽月暈孤罍誰解獸角之憑星
隕殘壘竟作魚腹之魂忠孝雙全爭稱諸葛之父子

邦國重活先數睢陽之弟兄嗟旌褒既隆於 聖朝
而愴慕倍切於鄉里百代之風聲永樹即其地而建
祠四時之香火惟虔暨同事而服享當時事蹟前輩
之紀述可徵中間初修章甫之經營是賴夫何歲月
之浸遠遽見屋宇之將傾風搖雨磨遺廟之丹青已
落棟橈礎圯荒庭之橘柚空垂廟貌淒涼豈惟行路
之興愴地形湫隘久矣吾黨之同憂睠彼州城百弓
之區實是先王永矢之巷鄉人指點尚想杖屨之道
遙水竹清幽允合俎豆之盼蠻肆因儒林之齊倡聿
謀鳩材而改營拓地募工惟多士不期而會捐廩相
役非太守伊誰之功既揀築之趨時故成就之不日

樓傳轟石何處取熊之鄉門對清溪宛是釣魚之水
將使山川動色棟宇改觀輪奐聿新寓高山景行之
慕堂廡有儼慰如水在地之靈瞻桑梓而興懷采增
志士之感慨攀戶牖而起敬尤合諸生之藏修方駕
長虹載涓吉日兒郎偉拋樑東簷端朝日照丹衷山
河壯氣今在安應作撐空萬丈虹兒郎偉拋樑西溪
邊新廟即遺棲欲知聖代褒忠盛看取煌煌二字題
兒郎偉拋樑南颯爽英風想戰酣俎豆一堂同服食
無雙竒節儼成三兒郎偉拋樑北風聲烈烈滿東國
千年志士無窮思惟有山光與水色兒郎偉拋樑上
上有青槐連抱廣滿地清陰佳可遊歸歟狂簡嗟吾

黨兒郎偉拋樑下地靈人傑元非假山川不盡生賢
才他日阿誰能繼者伏願上樑之後神鬼默護風雨
永除山蒼水泱緬遺風而如昨天高地迴並盛烈而
長傳庶幾垂萬禩而不湮寧無曠百世而相感

成川留仙觀上樑文

湖山擅佳麗之名蓋得地而占勝樓臺有廢興之數
必待人而成功烈焰纔經於畢方新構復完於箕域
顧茲東明留仙之觀實是西州迎賓之樓地居成都
之奧區風光冠東方之美薨連降仙之華棟面勢得
中央之尊金鑪沸流像想天孫擊劍之地珠簾暮雨
指點神女解珮之峯刺史行春此馬遊目羣公暇日

坐而銷憂落霞孤鶩之齊飛依然空中樓閣凌波舞
鶴之並奏宛是地上神仙夫何百年之間屢遭八人
之厄天時人事之所乘除成毀無常名公賢吏之所
經營剏修如舊至若去歲之火尤是非人自天朱欄
畫樓化寒煙可憐焦土碧瓦紋礎盡灰燼曾不崇朝
仙簫響沈殆同黃鶴之槌碎煙花薰歇實關洛陽之
盛衰江山自此無顏是乃守土者耻也高明之居有
瞰得非造化翁忌乎太守梗楠美材湖海豪氣銀臺
玉署輟青瑣之邇班紫綬銅章蒞朱蒙之舊域徘徊
於荒臺茂草愀焉興嗟顧眄兮清流翠屏慨然凝想
迺即地而經始獨與神而為謀燔山陽之土伐水北

之材物其阜矣捐府中之俸役衙前之卒民皆晏然
所以百堵之興不過半年而集斧鉅彼大匠儼其
把繩輪焉奐焉層臺起於累土上棟下宇尋尺一循
於前規複闔雕楹制作獨雄於列郡金碧炫目掛飛
虹於簷端甍桷浮空頽翔羽於檻低前瞻候賓之別
館縹緲十二曲迴欄左挾通仙之華軒羅絡數百間
傑構於焉使价之弭節頓覺山川之改觀忽若鬼運
而神輸見眼前之突兀偉歟事半而功倍識心上之
經綸晦明變化之景不同豈讓環滁之勝槩山水富
貴之美兼有絕似錢塘之名亭三觀並起於一朝式
有待於大手層樓漸就於九仞竊有望於後人茲當

呼邪之辰聊騰美哉之頌曰拋樑東蓬萊朝旭射微
紅雲窓霧閣深如海彷彿霓裳下此中拋樑西雲雨
巫山夢裡迷紇骨城邊芳草綠夕陽腸斷子規啼拋
樑南簾几蕭然挹遠嵐十二曲欄明月夜水光樓影
碧相涵拋樑北繁華舊是東明國藍田白玉慈山金
好作佳人頭上飾拋樑上咫尺瑤階森列象呼吸也
應通帝居有時笙鶴飄空響拋樑下四山蒼翠無冬
夏昇仙橋畔浣花兒連臂蹋歌青草野伏願神鬼默
護烏鼠永除福地靈區長留太平烟月清歌妙舞不
盡才子風流時和歲豐與吾民而同樂山高水迥並
斯樓而不騫

鏡浦臺上樑文

粵以玄竅噓物積靈氣於大瀛青帝司權闢粵區於
東汜於焉造化之留跡或為仙真之攸棲惟茲鏡浦
之臺實擅蓬島之勝江山占辰韓之域濊侯之開國
茫然聲教慕皇漢之風彭吳之建碑何處新羅公子
之遐遊高風難攀永述二郎之真遊遺躅可指逮夫
麗代之統合遂有名樓之肇興跨左海右湖之間煙
波上下兼朝日夕月之影氣象萬千彤霞射簷影逗
陽鳥之羽雪浪浸檻風掣巨鯤之鱗治丹之井曰不
磨緬想句漏羽化之客維舟之巖嶼猶在疑是中流
風引之帆勝觀徧墨卿之賞名區徹紫宸之聽二

聖朔巡之路翠華遙臨肅祖雲漢之章紗籠高揭
居然歲月之悠遠久矣風雨之漂搖棟宇欹傾鶴樓
之仙人已去花草埋深鳳臺之江水空流主人泉石
膏盲湖湖胷次垂魚朱鳥之域目極南溟飛鳧白頭
之顛肩摩北斗迨分符於藥國爰繫纜於桃源山空
水明慨無所於管領年豐民樂思及時而經營電斧
風斤浮來五臺之木虹梁霧樹架成百尺之樓飛甍
抗雲呼吸近太清之座畫欄臨水坐卧壓馮夷之宮
於是泛彩鷁於澄流狎白鷗於芳渚人行鏡面恰似
五月涼之湖橋橫江門宛是二水分之境明如滿月
貫四時而無盈虧深止半篙環十里而均清淺沙堤

橫帶捍萬頃之鯨濤竹島當襟露一點之鰲背滕閣
之水天一色岳陽之乾坤齊浮向月揚簫孤鶴警節
而來舞憑虛鼓瑟游魚應絃而出聽海濶天高飄飄
乎遺世而獨立水流雲逝浩浩然造物者與遊斯乃
天下無雙豈直海東第一竹樓自此不朽咸曰太守
之功蘭亭待人而彰爭登騷客之詠茲綴六偉之頌
聊助九層之臺拋樑東扶桑曉旭先紅青煙九點何
處列子冷然御風拋樑西大關嵯峨天齊虹橋細通
碧海前繞一帶沙堤拋樑南水光遠接山嵐寒松古
寺演法沙鳥江魚來叅拋樑北扶搖願借鵬翼折來
金光一莖稽首遙獻宸極拋樑上蓬壺隱約入望明

月中流溯洄儵然獨立昭曠拋樑下水底沈璧堪把
身在鏡中不知却看毛髮皆寫伏願上樑之後翬草
常新飛泳自得煙濤浩渺隨王風而俱恬琴鶴清
閑暨民生而同樂習池騎馬見太平之風流濠水觀
魚寄至人之神解

利見臺祈雨祭文

新羅文武王時倭奴屢侵民國弗堪王臨薨
謂羣臣曰吾死葬于海中當化為龍以扞倭
船嗣君不敢違遂納柩於石嶼中已而黃龍
見於其上乃望祭於海岸國人名之曰利見
臺

維天池兮有四惟東海兮最鉅日月之所出息兮百川之所歸貯興雲雨以澤物兮杳變化其無倪昔文武之神靈兮大啓宇於徐羅乘六龍而御天兮統三韓而為家憤島夷之侵疆兮哀生民之罹殃輕千乘而蟬蛻兮托水國而揚靈遂令海若安波兮鯨鯢伏匿兮鮫鱈遁藏民到于今懷德兮飲食必祭兮灾患必祝形既化兮神以靈護茲邦兮千億胡今一旱兮自春徂夏山焦而澤涸兮天地如爐兮雲似火何苗不黃兮何田不坼農夫輟鋤兮蠶女罷織憫憫兮望霓憂心兮如焚如焚兮奈何叫天兮莫聞伊水旱必有所召兮非氣數之適然彼赤子兮何辜寔司牧之

匪人羣望兮遍走圭璧兮既卒竟漠漠而無應兮謇誰因而誰極唯先王之至仁兮又神變之無方乘雲上下于玄間兮時眷顧乎故邦草綠兮金鷄之林煙生兮白馬之井月城之故基不移兮五陵之佳氣無恙山川宛其依舊兮遺澤流而未喪覽周餘將靡孑遺兮寧不戚然而潛疚速屏翳使噓雲兮詔河伯以先路傾滄波之萬頃兮灑鰲山之高岑如涸轍之待蘓兮投一勺以千金推神權以衛國兮荅輿望於沒世陟利見之崇臺兮望鼎湖之遺趾旅玄籟於海岸兮沉蘭粟於水宮椒糝兮醴香精皎皎兮上升霓旌兮芝蓋來以風兮去以雨瀆鬼兮川恠繽紛惚恍以

備御靈剡剡兮既降燈燭光兮夜未央天荒荒兮海
雲起水擊波兮雷轟轟

兄江祈雨祭文

江之大兮百川之兄兮江之深兮衆瀆之停兮江之
氣兮蒸為雲而噴為雨兮江之流兮枯者潤而萌者
乳兮孰主張是兮河伯之神歟震鱗之長歟居東海
之上游兮載前代之秩望凡有災而必禳兮有顛而
必應何今日之苦旱兮匝春夏而愈虐川溝斷絕兮
原野蕭索無麥不可以秋兮無禾又何以卒歲環田
畝而號呼兮奈此億萬之生齒寔司牧之匪人兮何
辜乎彼赤子不忍立視其死兮徧走乎山川旅幣於

神母之嶺兮沉牲於大王之淵初霰隼而乍集兮或
霖霖而旋屯如有鬱而未洩兮若將救而猶慳既理
窮而勢急兮遂往訴乎江之神江之神兮神以靈茫
洋遊乎玄之間呼吸兮變化左屏翳兮右玄冥居是
邦兮食茲土神不顧兮誰予聽決萬頃之洪濤兮化
一陣之甘露鰲之山兮蚊之水不崇朝而遍灑噓弱
苗於既枯兮活萬命於將殄惟神之賜兮何以報之
有明禋斟酒兮江之波血牡兮江之涘吾請與神約
兮以三日而為期不能興雲而致雨兮謂神不靈而
不仁將駟鉅萬之衆兮掃一境之民舉鍤兮如雲捧
土兮如屋塞江之喉兮斷江之腹激過顛之湍兮救

涸轍之鮒于斯時也波臣奔走兮魚服暴露神於是
乎失所兮雖噬臍而何補敷心曲而致辭兮溯江濱
而低徊雲溶溶兮水曾波神恍惚兮風來

乞明文

丁酉之歲月貞于坤兼山子單車一劍北乘塞垣蹀
鐵山穿鬼門躡肅慎之墟薄瑟海之濱于時層冰裂
肌剛風伐骨榮衛外逆神魄內奪兩眼凝翳荒於矚
物歷冬徂夏惡縮煩鬱乃於八月之望雲斂霜潔薄
遊海上言觀出日已而東方欲曙大明初昇光氣曠
爍天宇昭澄萬象皆形百蟄齊興不敢正視舉睫微
睨心醒氣豁如痼脫體於是竦肩抑首端肅矢辭曰

煌煌太陽照臨寰域其德孔明旁燭無極靡幽不暘
靡遠不晰句萌之微資焉而榮圻昆蟲之蠢待之而
跂躍代天之視錫地之光微我矚靈萬物其盲有臣
在下受氣憑生假形人羣稱物之靈亦具五官恃目
而行仰天俯地識陰知晴能辨衆色黑白丹青云胡
近日漸失常職如花似霧有物來格向陽則羞久視
則惑捎風撲寒淚不悲滴一矢之遠不分蹄角數指
之近莫捫蚤蟲昔未知人自取顛蹶今不辨物有目
無目明窓旭朝難尋細畫夜燭如月憚窺簡策平生
嗜書甚於梁肉食猶可去書不忍擲自少及老相守
為命凡百玩好可謝可屏惟書載道道豈暫離人而

離道死之不如忽忽墨墨肉走尸居中身始過已非
故予若又數年殆其瞽歟於赫日君為明之主胡奪
予視不比凡類伏願矜臣迷瞽哀臣狂攘剔厥内障
賜以餘光洗瞳易睛炯若曙星遠辨匹練讀兼十行
見一反三察粗透精莫逃妍醜洞劈偽誠於以燭理
於以衛身俾率恒業願臣餘年仰顙伏禱從卯盡辰
蒼茫惚恍若有覲然玄衣三趾羽蓋翩躩口啣丹書
近臨頂顛日君有詔聲入耳傳輝芒下射如徹腑肝
聆爾之辭悉爾之情汝誠予感予訓汝聽曰明為明
天德非形天無私卑人得而靈其性甚睿其氣至清
方不盈寸神明攸入上貫三極旁通六合幽抉鬼膽

深鉤月窟瞭百代之損益致千歲之日至視不假目
龜徵著決汝則固有既全無缺爾目雖昧爾知本慧
學不迷方有猷有藝天不汝嗇惟汝自又冥行窘步
非目之罪知人帝猶病聰言孔亦改行有利窒路有
平隘勞汝之形拂汝之慮益智忍性天其篤汝如彼
良玉琢乃成器如彼寶鏡磨爰發彩視之不良無害
耆壽以吾之大亦有夜晝焚焚品庶孰不懸目外拭
明珠中塗黜聖離婁巧睇何補於德左卜失明名輝
竹帛收視反照獨觀昭曠不以已蔽不與物往知微
知彰可哲可聖吾無汝助盍反求之明不勝用汝有
良師於焉專精默聽蹶然拜稽如夢大寤如瞽復視

跪告靈臺敬保罔墜

詛虎辭

眈眈素威山之君猗隆額卷尾負玄文猗雙瞳電爍
百獸奔猗風嘯霧變長毛羣猗少皞胚精辰象寅猗
巖踞藪伏遠人隣猗胡畔啟次邀海濱猗有邁無釋
血牙齧猗蹄鬣之不足及齊民猗稚骸耆肉恣還吞
猗寡哭孺呱聲涕喧猗晝不單行夜碧門猗狂視矍
矍號蒼旻猗哀鳴唧唧鬼叫冤猗皇天之播衆萬物
物人人猗各廬其宅區域分猗林則羽而水則鱗罔
敢糝紛猗昔有虞命伯益山澤焚猗粵姬公驅猛獸
素翟賓猗 聖人出乎震如日月新猗草頑剗完流

氤氳猗鷲鳥之化鳩感陽春猗凡民患害靡遠不詢
猗鬼門瑟海視庭闈猗含氣麗土之族悉 王臣猗
矧爾物之靈曷不戢以馴猗山君兮歸去人間不可
以久蹲猗前有先春之嶺其外土門猗天開大荒草
木萋萋猗白山千里壓厚坤猗黑水漫漫珠出蠙猗
德林之石皚如雲屯猗封豕玄羆富麋磨猗擇肉為
糧積廩困猗妖狐九尾盛姬嬪猗爾宴爾室育兒孫
猗山君兮歸去行不可以逡巡猗 王靈於赫誅不
循猗長戟如林劍嶙峋猗烈砲如雷糜骨筋猗燔巢
剔窟無處寄身猗機杼四張飛不得騫猗攀木悲嗥
如窟猿猗束身就死若孤豚猗爾勇何施爾智何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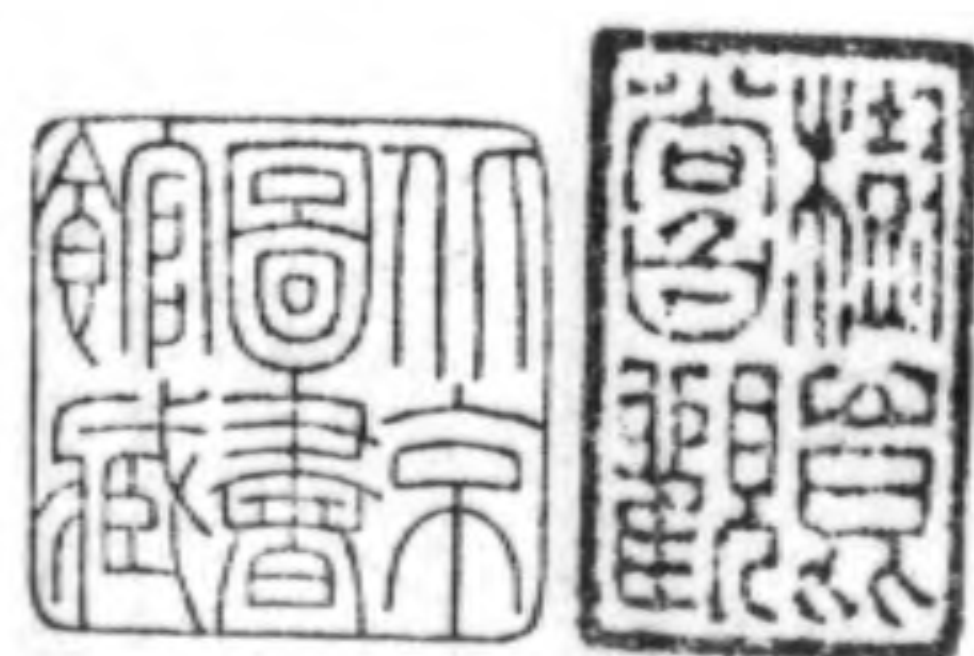
猗始搖尾而乞命夫誰假汝之恩猗斷顛為枕皮作
茵猗磨骨絡纓鬚插冠猗俚鬼羣跳嗔爾魂猗爾性
雖猛有鞠子之仁猗爾雖嗜殺愛其生則均猗吾今
與汝約三日五日至子旬猗挈族兮引黨行矣牂牁
猗鳥舉焱疾渡彼北津兮毋爾褻耳聽我誓言猗山
君兮莫淹留人不可殺天孔神猗重為告曰春風兮
祁祁陰山青兮草菲菲黃雲漭兮四蓋長楸濶兮獵
夫稀鳥獸兮毛澤牛羊滿野兮鹿豕肥百靈續其並
迓風為翼兮霓為旂偃蹇騰踔兮壽且樂山之君兮
胡不歸

三公子讓國論

世稱吳季札讓國能繼泰伯之高余獨曰不然夫泰
伯之讓成父志也所讓者季歷之賢文王之聖也若
季子之讓違父命也所讓者王僚輩也噫兄弟相及
致國於札非餘昧諸樊之賢能捨其子也先君之命
國人守之也今至季子之身棄而不顧遂成亂階國
不亾者幸耳誰當執其咎乎當闔廬之立也亦曰季
子雖至不吾廢也國人之信服也如此而既不能防
患於前又不能靖亂於後守匹夫之諒而啓宗國之
禍將何以歸見先君乎孟子曰如其義也舜受堯之
天下而不為泰季子之受未見其泰也其亦異乎泰
伯之讓也至若公子郢之辭衛所讓者輒也終致父

子之爭衛國之難數世不定不幾於潔身而亂大倫乎惟子臧之辭曹也既全節又合義吾無間然矣

嘉慶癸酉仲冬長至日西渡校
耳溪散稿卷之五終



此書係沈初刻之刻之印事係可考其書之正及
刻刻始後有金為寫其度刻天行一卷訪由佳
白明和于以係金書斷句十條者互應一初以耳
序余在左孔清時世如也華清法之去為一付梓矣

同治甲戌年三月廿八日購得此集

子之爭衛國之難數世不定不幾於潔身而亂大倫乎惟子臧之辭曹也既全節又合義吾無間然矣

嘉慶癸酉仲冬長至日西渡校
耳溪散稿卷之五終



此稿初刻於... 刻刻雖後有金... 白明和于以係... 序采之在... 付梓矣

同治甲戌年三月廿八日贈以此集

